

全國中學新文庫



最近徵集

全國新學文庫

民國十九年再版

第四冊

上海中央圖書館公司發行
章 守 街

最新
徵集

全國中學新文庫 第四冊

● 記事

▲ 遊中山公園記

黃 正

出校門外，轉彎向東，走了十數步，就到了公園門，門是火礮底，灰沙面；上頭像蛾眉式，下面似平底的老式鏡屏一樣；通人的門是半月形，好比未鑲過水銀的透光鏡一般，在透光的上頭，蛾眉的下邊，還用火磚砌成長不滿五尺，廣約三尺的短形棋盤鑲，四緣凸而中凹；在凹部當中，用士敏土堆成伏竹形『中山公園』四大字，好像表示中山先生一生的志氣是十分堅決似的，在園字右旁，還書着『譚延闓敬書』五箇中樣大的字；這些字，我在校中寄宿舍的樓上已瞧得老熟，所以我到此地，就不像生客的注視了，只一擡頭，就老老實實的進去；一入門，翹首西北，即刻在靈醒的眼簾裏，攝得威名赫耀的紫金山（又名獨秀峯）插雲的上半座，我因為覽勝心急，脈搏力跳，巴不得一口氣就造其極嶺，當時力隨心奮，居然開起放快車似的大跑步，跑了一節灰沙混合築成的路，又跑了一節火磚鑲成的路，到了山麓，也不

肯稍停一下，仍是繼續努力地丁着那些樓板梯似的青石層往上跑，而旁的什麼巖崿崢嶸，楓林醉顫，大自然之插畫，也不加以理睬，只管嘖嘖，嘖嘖！嘖了七分時，好容易歷盡三百多層的石級，才躋了峯之巔；又嘖了五分時，然後胸中的心濤，剛能平靜，因此我在平靜之餘，不禁聯想到人生之路了。試這一場的跑，和在數十寒暑的人生的路上跑，又有什麼分別呢？也不過嘖一嘖罷。可是這一跑，還有最後的一嘖於高山之巔；將來這一跑，還不知最後的一嘖是怎麼樣？！想到這裏，不覺垂頭喪氣了。再縱目一瞧，見這山恰恰在園的中心，人們登這山巔，不獨園裏的一切，可以一覽無遺；就是桂林全城，以及外城數十里的遠景，也都可以『高羅而畢網』，直可算是『山水甲天下』的結晶了。山的東腳，有一亭，這亭是民十間孫大元帥率師北伐經過此地時所建築的，所以名為『中山亭』，亭雖簡樸，配不上什麼『美的建築』，但是總算得革命的紀念品，並且現這園的徽號也就是由此而誕生的呢。亭的右邊，有顏公讀書巖，左邊有月牙池，腎臟似的緊抱着山的東北，池中有座未竣工的月牙樓，樓的東西距岸處，有蛇行形似的紅石板橋睡着，接着橋的東一頭，又用火磚鑲成蛇行形的曲徑，一直通到附着王城腳的樸雅茅亭，有紅色與白色相間的木門，門的右側有假山，假山之西有酒舍，酒舍之南，隔池而對峙的是中山紀念塔，塔是等邊三角形的青石條，高約一丈五尺，一邊

刻着他畢生革命的行迹和遺囑，一邊刻着「中山不死」的標語，又一邊刻着「主義常新」的頌詞，使人們一看，就湧起革命的熱血和思想，我卻還感發總理在跑步的人生路上，能有最後的一嘆呢！他這一嘆，非常嘆得利害，一嘆嘆破了帝國主義者萬惡的心幕，和被壓迫者昏沉的腦蓋，真使一班「平等之神」歌頌不置哩。塔的東邊，相距十多丈地方，有座「中山堂」，（是把玉皇閣故址修起的，現正在修葺間）堂後有小憩亭，恰好在徑門與茅亭間的中度，堂前有未完工的六角式音樂亭，亭的前方，又有用紅毛泥築成像典章的鐵桿一般的燈塔，在「中山堂」和「紀念塔」的當中，又有專賣華洋食品的蔡世昌酒店，和兩座古式亭，這些自然物，和人造物，參錯雜列，竟湊成了園東的景庫。山的南腳，有新建築的棧色閣一座，閣的左翼，有一張用火磚鑲起的古碑，刻着張道陵的像，給遊人的慕心驅使甜蜜的掌，摹拓得十分光滑，差不多想閃出豪光來，雖然奪目一時，但已漸覺模糊了；後來的人，未免詛咒遊人太多事，太不講道德，只顧一時自樂，不計後人絕望。唉！諸如此類的世界上一切，還不知多少呢！我懶得說罷。閣的右翼，有一路很神奇的遽道，好像扁挑似的，兩頭高而中垂，把極其嚴密的巖層自自然然底通過。從北洞口看出去，可以瞧見後貢門，和峙在月牙池北岸邊的水閣，真箇是洞天外之洞天！山的西腳，則造峯的捷徑，徑的下邊，就是攤有一幅荒坪，所撮進

眼簾的，無非是『昔日之金缸華燭，』『今日之碎瓦頽垣，』照你們建築中山公園委員會的圖說計劃，將來要開做電影劇，文明劇場，和足球隊，網球，籃球，浪橋，鞦韆……遊場。可惜現在款項不敷，不能繼續修築，俾得早日完成，以供人們美滿的遊覽，未免尚有遺憾罷。我這回跑到山頂的時候，恰好在大自然之母和它的愛兒們洗過澡之後，所以惠然顧我的山呀，花呀，越顯得格外的麗秀，令我喜得發狂；可是亂鴉斜日，荒烟衰草……也曾惹起了不少的縈思，當時雖已刻在腦頁的深處，但我總不願意獨知，特地翻印出來，寄給我的愛友，大家公開，也許是我日後參考的補篇罷。

▲許是桃花源境吧(?)

胡希聖

春風淡盪，春雨初晴，自然界裏的一切，——尤其是草木花卉，一經牠們的恩師——風雨——吹噓，潤澤，都生氣勃勃地發榮滋長，鬥豔爭妍，羞答答地含笑迎人，滴溜溜地隨風搖擺，怎不惹得人們心花怒放！大有不飽賞一番，不足以滿其慾望之概！在閉戶讀書老死牖下的我，久已「心嚮往之」了，不過沒有機會何！

似乎是我的幸運到了！二十三日晚上，我正在看莽原，涵哥突如其來地向我說：『明天

禮拜，你和我妹公——果老——到嶺北掛錢去吧！你去年去過了，路又很熟，豈不便當？」

「啊啊啊！」我一面答應他，一面卻自慶責「如願以償」了！

次日——四月二十四日——天將破曉時，我便起身，檢了一檢行篋，——放了一本愛看的莽原在裏面——胡亂洗了一箇臉，喫了兩碗稀薄粥，就去邀果老。

果老被我叫起，轎夫也來催着要走了。

八時許，打西門出發，經高遷，不一里，那高彎紆折的疊嶺，便現到我們眼簾裏來了。

綿延十餘里的疊嶺，多麼難走！轎夫們呼呼地喘息着，一步步地扛着走，——直把轎子盪得一上一下，約有一尺高低，我坐在裏面，覺得太不人道了，心裏老大的不安，便下來走着；果老見我下轎，他也下來拄杖而行。

走到嶺亭，那裏的什麼關帝廟，已「煥然一新」了。——舊房子曾拆掉重造，還有那麤而大的關公，關平，周倉，赤兔馬等泥塑的偶像，也另築過了，——聽說要共需四五百金，這筆巨款，是某公益家「樂善好施」倡議捐助的……他真不愧為公益家呀？

越嶺而北，看見那裏的麥苗兒秀了，桑葉兒正肥，秧針浮出水面，約有一寸來長，和綠毯似的鋪着，杜鵑鳥在綠叢中，「不如歸去」地啼着。樸實而耐勞的農夫們，不息地在隴畝間

深耕苦耨——觀景興懷，便感想到：『綠遍山原白滿川，子規聲裏雨如煙。鄉村四月閒人少，纔了蠶桑又插田。』的詩句，就其爲此寫照吧！

到了鎮頭，在果老的一箇親戚家午膳。便至楊村標掛。剛走到那里，忠實而溫厚的長富——看守墳墓者——荷着鋤，迎面走來，一見了我們，便笑嘻嘻的說：

『先生來掛錢了。』他就導往祖塋，循例掃墓標掛。

至二都境，淡淡的斜陽，已慵慵地由西沈下，茫茫的大地，使由昏而呈黑暗了。我們是晚即投宿於東坡村B君家。

明日早起，忽忽用了早餐，又到舊家灣標掛。事畢，才由板橋回家。二十里長途的楊溪源——左溪右山，道路崎嶇，羊腸曲折，大有「蜀道難」之概！可是兩岸的雜花生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——在葱籠蒼翠中，夾了許多紛紅色的「映山紅」和桃花一般嬌豔——許是桃花源境吧？

至嶺脚下——楊溪源口——才看着豁然開朗，聽着狗吠雞啼；遠遠地一陣人聲嘈雜，來了幾箇駝松板的工人，看着我坐在轎裏看書，——莽原——一箇說：

『喂！這本書倒不小！』

又一箇似乎譏笑着說：

『蘇老泉，二十七，始發奮，讀書籍！』

我聽了頓覺頰顏！不禁隨口喊着：

『老大才知發奮的我啊！應該怎樣奮發呀！』

▲春遊靈洞山的一箇影像

鄭辰

——日記中的一斷片——

朦朧的曙光，從綠幽幽的松樹梢曲折的透過無限人們甜密的夢境；微藍的廣漠的長天，蜜布着無數的朝霞；叢叢的竹林，他們還很依戀的留着一片薄薄的淡影，在橙暗的大地上顫動着，一切猶是很沈默的打盹；只是一片黃鶯兒的清脆的早晨之曲，打動了這寂寞的春晨，呀！這是我們——姨弟娉姊——旅行到靈洞山的那箇早晨。

我們活潑潑的穿過繁華的街市；走出破碎的東城，很自在的在明媚的春光裏進行着，覺得溫和的微風，從草地上徐徐的吹到我們白嫩的臉上來，彷彿是春之神和我們接着甜蜜而芬芳的口吻，而野塘中的碧水，也因此起了無限的波紋，同時還有幾隻潔白的鳧鳥，在

碧波中盪漾着。這委實是一張絕妙的藝術！

我們慢慢的走着，——却一歇不停的在明媚的自然界中走着，受着自然的「美」的貢獻，幾疑置身於仙境了！那時遠近的山巒，在晨霧裏很沈默的忽隱忽現着；躺在碧翠的水田中的青蛙，不時奏起幽雅的音樂，同時柳林裏的鳥語，又很嘹亮的相應着，呀！自然界的一切，此刻統是很和藹的露着一層濃厚而素潔的春之光輝，歡迎我們了！在我們旅行者的心絃上，到是增加了無限的樂趣！

我們擡頭望着太空；雲氣蒼茫，蔚藍一片，實無邊際，無異於茫茫碧海，這時我們腹部覺得飢餓了，乃向娟姊取出身邊帶去的葡萄乾和香餅，環坐在溫柔的青翠的草地上，以熱水壺之清茶相和而食，食品的滋味，甜蜜而清香；田野的風韻，素潔而雅麗；我們覺得更其美妙有趣！委實不能用我們的幼稚的藝術手腕來寫真呢！呀！我們才能感到自然的美的偉大呵！這邊一條灣灣的流水，裏邊的小魚，活潑潑的浮浮沈沈，來來去去，純潔而澈底的「自由」；或者是在箇中流露哩！岸濱排列着濃綠的雜木，水間倒影，整天的把牠們寫照了！

我們繞着岸濱的崎嶇路上跑去，前面幾戶竹籬茅舍的人家，隱存在一叢微紅而芬芳的桃林中，樹臨青溪，彷彿是箇塵囂之外的村落，或者是桃源的背景呀，

我們看看沿途的風景，也許飽人眼福呢！呀！好美麗的春霄，惹起我們的歌意了：

明媚的春朝，

沈沈花影，裊裊搖。

呀！徘徊塵囂裏。

冷淡而無聊！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碧巒彷彿擁抱我；

拂拂微風松樹梢；

潔白而活潑的野鳥，

散漫在溫柔而盪漾的微波；

甜蜜而和藹：

青蛙兒的唱歌；

呀！春之神的藝術，幽雅而溫和！

呀！自然界的風韻，古樸而逍遙！

行行重行行，不覺已跑到山脚，翹首遙望靈洞山：叢木的綠陰一片；連峯的碧色如雲，「洞山之神」宛如是已在那蔚藍的太空中。奏起悠揚和藹的音樂，赤裸裸的歡迎我們了呢！

我們先進了山腰的一座寺宇，——棲真寺——庭院中栽養水菓，種植蔬菜，混有天然的風趣；中進則佛像尊嚴，金身月面，煞是有点威儀！再進則廚架羅列，藏經宏富，我們在裏邊休息了一歇，飲了幾口清茶，然後再出來游覽，那就更加有趣了！我們先跑到前面的一間破碎不堪的古屋，深隱在古木參天的綠林裏，蛛絲罨牖，苔蘚侵塔，相傳爲明太史趙志皋的讀書處，先達之樂，不禁令人嚮往遊吧！就繼續的一直跑到山後，這邊石骨嵯峨，峯巒矗立，而其最足爲我們少見的，要算是湧雪白雲紫霞三箇石洞了！現在把牠們的形勢分寫出來！

（一）湧雪洞——巖石穹窿，白泉從底翻出，像雪一般的飛舞，我們快跑到貼近了！就覺得有一陣陣的寒氣，刺入皮骨，使人起了無限的寒噤！據此地居民說，這石洞是沒有邊的，曾經有人冒險過，手持焚着的蠟燭，身穿暖衣，從洞的岸濱向內進行，約行數十分鐘的光景，就有些恐怖產生了！裏邊黑森森的，懸巖削壁，彷彿是張牙的虎，舞爪的獅，並且還有許許多多的蝙蝠，在黑暗中不時的迎面的飛翔，而燭光越進越暗，越暗越恐怖，這委實是奇異而危險的呵！然而這也是一種傳說，無確實的根據的。

(二)白雲洞——外狹內寬，乾無泉水，宛如是白雲縹渺於其中，昏昏沈沈，使我們的心坎，頓時覺得淒涼。

(三)紫霞洞——石屏相障，巖石橙紫，好似一座兀立於大地上的石屋，中可藏十餘人；但時有一股酸氣發出，我們也不敢一直進去呢！

呀！這三種奇形的偉觀，也許是天造地設的呢！後來我們跑到山腰，很自在的在小飛來峯上徘徊着；蹣跚着覺得腦海清瑩到二十四分！大家都很快樂的隨便的談談，笑笑，胸部的市塵渾濁之氣，一掃而空，總之，這山上的石骨兀立；林木蔥鬱，泉水清瑩，邱壑深險，我們倘能不時的和他很親愛的接吻，處處都足以怡情悅目的呢！

光陰迅速，正和「白駒過隙」一般，太陽已是沈淪在西邊的樹林裏去了！自然界頓時換了一番黃昏的風景；月光照着蔚藍的天；暮煙罩着嫩綠的柳，草兒，人兒，樹兒，在這湖色的朦朧的月光下，頓時加上了無限的淡影；晚風陣陣的吹來，影兒也隨着跳舞了！悠揚而宛轉的夜鶯之歌，彷彿是奏着「歸去吧！母親掛念得着急了！」的調兒啦！呀！我們身體覺得疲乏了！心懷有點辛酸了！歸去吧！

但是我們將和靈洞山分袂的當兒，我們還屢次的把頭向後窺視，露出依依不舍的氣

象；然而嬰兒幼稚的心靈，終爲「歸去吧！母親掛念得着急了！」的鶯歌牽住了！一步一步的向着歸家的路上跑去，可愛的靈洞山，竟在我們微弱的視線之外了！但是牠的背景，猶是很明晰的在我們的腦海中盪漾着。

▲遊鎮海招寶山記

鄭友揆

丁卯夏，余蟄居甬上。友人童成忠來自慈谿，邀余同遊鎮海招寶山。欣然諾之。午飯後，卽首途，四時抵鎮，二人商寓次，乃轉訪問至鄭友良夫家。相見莞爾。以別已數年，輒傾杯酒爲敘，歡然道故。已而邀向君晴暢至，滑稽善談，莊諧百出，殆今之曼倩歟！翌日侵晨，乃作寶山之遊。招寶山位踞甬江之口，三面臨海。出東門，自西麓拾級而上，綠竹夾道，海風吹之，簌簌有聲。至山巔，登望海樓，東南望大洋，紅日涵波，燦若流金；金鷄虎蹲諸島，盡納一牖；漁舟數葉，隱現山波間，因風左右，若浮鷗之濯羽然。西北望城中，塵肆若櫛，晨烟綿綿，籠罩全城；雨水滾滾，向東流，作半環形；四明諸山，起伏迤邐，遙遙若屏障。時曉風未息，對日光而拂袖，飄飄然欲御之以行；孤憤抑鬱，於以盡消，恨不得長嘯一聲，喚黔首以出塵埃也！東行至紫竹林，築建於危崖上，高數十丈，清濤怒號其上，令人毛髮悚然。復由此而西，見極北宏遠諸塞，啓門露砲，兵士

林立；良夫云：「方戒備奉艦也！」至仙人洞，洞面海背山，僂僂由岩縫進，行數十武，忽然開朗，廣可畝許，建舍其間，舍側卽仙人洞，洞深數丈，冥兮惚兮，若不可入。良夫曰：「每屆佛誕，有僧靜坐其中，蓋以欺遊客而博香錢也！」四周圍以危岩，日光不可多得，塵世煩苦之聲，於焉屏絕。額書『七日千年』，誠足繪其狀矣！復覓西徑下，谷口風回，若互送客！傍麓水際，則有漁父投綸，野老拾蟹。近岸有沙魚岩，首尾盤然，綠波盪漾，宛若流動而欲渡彼岸者。下山，乃別鄭向二君而離鎮，抵甬，又別童君，歸，聞招寶山中秋間風景尤勝，余將及時裹糧再往遊也！

▲虞山紀游

陳慶豐

歲月不居。流光易逝。轉瞬之間，又是百花齊放，燕鶯爭鳴，值此良辰，豈能辜負。於是同學十餘人，相議旅行之計，卒決游常熟之虞山。考虞山於常熟之西北區，昔虞仲治於此故名，亦作海隅，海巫，又曰隅山，以其濱海之隅也。該山長十八里，周四十里，高百六十丈，其間物態風景，皆足以快游者之心。遂於月之二日，乘車出發，是日也，天氣尙佳，抵崑將九時，常輪班尙未開，遂作崑山游。未幾汽笛一聲，知輪將行駛，乃魚貫登輪。途中歷四小時之久，將抵常，同學無不喜形於面，振作精神，且加銅號樂聲，更覺氣象威壯。不意天公作惡，細雨濛濛，頓使同學等

原有之精神愉快，變成蕭瑟索然之景象，未免掃興。舟抵常，是夜寓於新旅社。翌晨，早餐畢，紅日初升，乃即整隊出北門，望見山光水色，萬里無涯，帆船往來如梭，平地菜花麥苗，金碧交輝。吾輩乃隨嚮道者直上山峯，經維摩寺，入內飲茗，藉以小憩。寺內諸佛像，莊嚴非常，燒香拈燭，紅男綠女，絡繹不絕。復過祖師寺，較前寺略大，寺屋頗覺宏敞，氣象赫赫。游覽一週，內行數武，至飲茗處，見兩旁壁上對聯幽雅，筆法清秀，桌上陳列古物奇品，精美絕倫。庭中古柏數株，高聳天空，散步其中，覺心曠神怡，忻然自得，不復有塵俗之念。出寺路經三峯寺，時已中午矣，乃進寺以游覽爲名，實欲果腹也。王君乃與僧接洽後，即分桌而食，菜雖淨素，然膾炙人口，味勝於魚肉，余思此非素菜之味美，實飢者易爲食也。迴顧兩旁對聯，均屬翁氏所書，筆法蒼老，惜未曾紀錄。飯畢依次出寺，登山巔，舉目四眺，徒見白雲與孤鳥齊飛，綠水共長天一色，奇峯聳，霧怪石險異，夾道對峙，令人目爲之怵，心爲之駭，洵奇觀也。仰瞻浮雲之形，如獅如象，若有若無，俯視怪石之狀，如虎如豹，或立或臥，登此巔也，凡接於耳，觸於目者，何一非拓心胸而解憂悶者乎？引道者曰：汝輩盍往興福寺一游。乃循萬松林，自上而下，約行數里許，至山麓，見桃林數百株，花正開放，若歡迎狀，行行重行行，興福寺已在目前矣。乃入內游覽，見各神像容貌端莊，令人起敬，更進內室，帳宇宏敞，兩旁掛有兩牌，一牌書清靜蘭若，一牌書禁止喧嘩，其故使

游覽者見之而肅靜也。右有一亭，下有君子泉，亭之鄰有一課室，讀者均屬青年僧徒，教者乃老僧也，但不便參觀，惟外望而已。其所讀之書，聞係論語、幼學等古書。後乃出寺，時已鳴鐘五下，遂回客舍。晚膳後，本欲上街游玩，因日間游山勞頓，均作高臥睡鄉之遊。次日清晨步至城外山頂，攝影以留紀念。午膳後重游虞山，直至西山爲止，路程約四十餘里，雖四肢疲憊，而眼福已受飽不鮮矣。俯瞰西山，見有老石洞，洞內寒氣逼人，暗無天日，不辨咫尺，幸攜有電筒，佐助目力。旋至小石洞，洞內有一井，其水甚清，其寒氣亦不亞於老石洞。嗣至玉蟹泉，泉水濃而甜，清可照人，惜未預帶瓶器，儲之以歸，以作紀念，祇得手捧飲之，頓覺神清氣爽，精神倍增，洵名泉也。後至翁氏墓，堂有鵝鵲峯，內有翁氏之遺像，鬚眉均白，年約七旬，而精神之矍鑠，體質之魁梧，誠不愧在生文豪大家也。廊下有石櫺一，謂翁氏在生練字櫺也。後同學等乃遊倦而歸，已夕陽西下矣，乃相率反社。次日回申，乘午車抵埠，各自返家。晚膳後，曲肱安寢，迴想客歲戰雲密佈，憂患餘生，今日猶得恣情虞山風景，殊屬出於意外，然則今日之遊，豈偶然哉！故余撮其始末，以誌不忘云爾。

▲春日遊梅園記

許楚瑩